

萌芽
书系
蔡骏
心理悬疑小说



旋转门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RINGFIEL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

旋转门

XUANZHUAN MEN

蔡 骏 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旋转门 / 蔡骏著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6.6
(萌芽书系)

ISBN 7-80732-419-8

I. 旋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6414 号

责任编辑: 朱娟娟 装帧设计: 郭树坤
责任校对: 郭绪杰 责任监印: 刘 签
媒介主理: 覃 莉

出版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网址: <http://www.jielibeij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制: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7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 001—100 000 册

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71-5864694 5863291

“萌芽书系”总序

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

《萌芽》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，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。二十年前，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外延形象》就是作为“萌芽丛书”之一种，由萌芽编辑部编辑、重庆出版社出版的。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。后来曹阳继任主编，依然曹随萧规，继续编辑“萌芽丛书”。出书，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，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。但是后来，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，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，编辑出版“萌芽丛书”也就被迫中断了。

近年来，《萌芽》杂志终于走出低谷，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，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。新作者只要在《萌芽》连续发表作品，或者获得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立刻崭露头角，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，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。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、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，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，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，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。

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，并将除了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》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“萌芽书系”。“萌芽书系”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：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，包括《萌芽》精选本；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；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。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，兼容并蓄，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。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，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。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。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“萌芽书系”，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。

2004年12月



题 记

然而否认时间的连续，否认天文学的宇宙，是表面的绝望和暗中的安慰。我们的命运并不因其不真实而令人恐惧；它令人恐惧是因为它不能倒转，坚强似铁。时间是组成我的物质。时间是一条载我飞逝的大河，而我就是这条大河；它是一只毁灭的老虎，而我就是这老虎；它是一堆吞噬我的火焰，而我就是这火焰。不幸的是，世界是真实的；不幸的是，我是博尔赫斯。

——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 (Jorge Luis Borges, 1899—1986)

目录



第一扇门 /1



第二扇门 /37



第三扇门 /71



第四扇门 /99



第五扇门 /121



第六扇门 /143



第七扇门 /171



第八扇门 /197



第九扇门 /229



旋转门后 /261

第一扇门

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

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

北京时间 2005 年 5 月 27 日夜晚 9 点 30 分

“黑色星期五。”

一大排书架的阴影下，叶萧的目光像山洞里的猎人，嘴里发出深沉的气声。

“什么？”

虽然被他一惊一乍搞得莫名紧张，但我仍故作镇定。

“今天是星期五，2005 年的 5 月 27 日。”

“还好不是 13 号。”我又打开两盏灯，让房间变得更亮些，“这又如何呢？黑色星期五——拜托，每隔七天我们就要过一次，一年里我们要过五十多个星期五，我想我们的世界没那么多黑色日吧。”

我的表兄叶萧警官扬了扬眉毛，这些年他愈发成熟，肤色也有些深了：“但今天是 2005 年 5 月 27 日。”

“什么纪念日？”

“今天不是过去的纪念日——而是未来的纪念日。”

我忍不住摇了摇头。十分钟前叶萧风尘仆仆地敲开我的房门，背着鼓鼓囊囊的旅行包。他刚从浦东机场出来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，身上还带着股英国的味道，就直接到他表弟家里来报到了。

“天哪！你也变得神秘秘卖起关子了？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地——狱——天——堂——旋——转——门——开启之日。”

随着叶萧一字一顿的嗓音，这小小的书房霎时沉默了，宛如他黑得深不可测的眼珠。

忽然，微凉的夜风卷入窗户，把我双臂的汗毛揪了起来。我拉着自己的耳朵问：“嗯，什么——门？我亲爱的表兄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”

“地狱天堂旋转门！”

叶萧狠狠地重复一遍，短促有力的话语，再也不会使人产生歧义了。

“这个‘门’又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？你刚从英国千里迢迢飞回来，晚上跑到我的房间，就为了告诉我有一个叫什么的旋转门，会在今天这个黑色星期五打开？”

“开始我也觉得无比荒谬，但这几天思考了很久，越来越感到可怕。说来你也不会相信，你知道这是谁告诉我的？”

我摇摇头，这个地球上六十亿人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吧。

然而，叶萧却说出了地球上现存的六十亿人口之外的一个名字——

竟然是，那个人！

凉风从窗口钻进来，似乎把那个灵魂带到我眼前。

“把窗户关小些。”我生怕有人偷听到这荒唐的对话，“你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吗？”

“当然，天下看过你书的人都知道，而我叶萧就更知道了，我是看着那个人……”

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：“是啊，我们都知道他早就死了，半年前死在冬天的雪夜里，这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——等一下，难道他是临死前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，是三天以前，在万里之外的英国。”

“你都快把我弄糊涂了，你说你三天前在英国见到了——”

我又一次吐出那个名字。

这名字已留在地狱。

叶萧的眼神不置可否：“你听我慢慢说。”

他起身踱了一圈，最后又坐到书架下，目光投射到窗外的黑夜，穿越上海的城市森林，穿越中国辽阔的国土，穿越漫漫的欧亚大陆，最后跨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，直到遥远的大不列颠群岛……

格林尼治时间 2005 年 5 月 24 日下午 3 点

伦敦郊区。

叶萧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天空的阴云就像那个人的黑发，整个天际似乎都是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，以纪念那人此地度过的短暂时光。

阴霾下矗立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门，黑色的狮子威风凛凛仰天长啸，露出征服者的傲慢目光。它既像威严的守护神，也像高举皮鞭的看守，俯视所有走进这扇大门的人，谁敢不老实便要被送入地狱。

没错，这是精神病院。

进门后分外静谧，除了高高的围墙，还有茂密的橡树林，深深的绿色——

绿得有些可怕。

独自穿过这片树林，四周没看到一个人，只有天空下自己的影子。他好像回到了一百年前，病人们浑身肮脏发臭，在黑夜发出恐怖的呼救，然后在毫不留情的皮鞭下哀号。

呼吸着英国湿润的空气，叶萧走进那栋古老的楼房。二楼的办公室敞开着，一个秃顶老头打着瞌睡，想必就是维多利亚精神病院的院长了。

叶萧带着史密斯警长的介绍信，这封信使院长很热情，据说史密斯救过院长的命。院长从电脑里查到了四年前的住院名单，立刻就跳出了那个名字——Gao Xuan.

这个中国人的名字，在一大堆洋人名字里特别醒目，仿佛要从电脑里浮现出那张脸来——终于找到这个名字了，一个谜一般的男人，长久以来吸引着叶萧一窥他的过去。

当然，叶萧万里迢迢来到这里，不单是为来找这个早已死去的人。他是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国警官，被公安部派到英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培训，这还是叶萧第一次到欧洲。

培训只有短短两周，包括如何对付高智商犯罪及跨国网络犯罪。幸好叶萧这两年英语进步比较大，很快成了培训班教官史密斯警长的朋友——也拜那个早已进入坟墓的人所赐，叶萧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，向史密斯警长讲述了半年前的故事……

无论哪个国家的警察，好奇心都是他们最大的优点——偶尔也会是缺点，史密斯警长被这个故事俘获了。叶萧告诉史密斯：那人几年前曾在英国生活过。

史密斯帮他找到了这座精神病院，据说在维多利亚时代，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这儿被关过。

院长证实了叶萧的判断，那个人确实在此住过大约半年，从2001年的夏天到冬天。

叶萧的英文操练得更流利了：“院长，他在这里留下过什么东西吗？”（若无特别说明，本书一律以中文表示人物的英文对白。）

“什么都没留下！”院长耸耸肩膀，但又拖出一句，“不过，除了——”

“除了什么？”

他讨厌这种吊人胃口的说话方式。

但院长依然保持着慢条斯理的风度：“除了他的房间。”

几分钟后。

医院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包围着，看来更像个郊野公园，但矗立在中央的这栋房子，却保留着百年前的风貌。若不知道这是精神病院，还会以为是死囚犯的监狱。叶萧走在这监狱的走廊里，巴洛克式花纹的铁栏杆，使阳光以格子状投到眼中，就像一张黑色的网。走廊如此安静，除了偶尔从窗户飘出的幽幽哭泣声，几乎使人联想到停尸房。

院长肥硕的身体走在前面，宛如一堵移动的墙。他在走廊尽头打开一扇铁门。

“就像囚牢一样，他真在这里住过吗？”

叶萧往铁门里瞥了一眼。

“是，有半年时间。”院长的表情忽然有些僵硬，“在他离开以后，我们把他住过的房间保留了下来，没有安排其他病人住进来。”

“搞得像名人故居一样？”叶萧依然站在门口，没有急着进去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进去看了就会知道。”

看着院长古怪的目光，叶萧的眉毛不自觉地跳了跳。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老毛病，尽管所有的警官都要求喜怒不形于色，但眉毛却总是泄露了他的情绪。

他压低眉毛，神情凝重地跨进铁门。

“别去，里面是地狱……”

一个声音在心底浮起，但又被他强行按了下去——房间出人意料的大，足有三十多个平米，叶萧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病房，幽暗的光线穿透铁窗射进来，照亮了他的额头。

——也照亮了他的眼睛，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，像被什么锐器刺了进去。

刺痛他的不是光线，而是光线照射下的墙壁。

但墙壁不会伤人，伤人的是墙上的画。

是的，整面墙壁上都画满了画，确切地说是壁画。

在叶萧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的刹那，黑暗房子里掠过无数影子，仿佛画中的人或鬼都一个个走了下来，扭起腰肢手舞足蹈，唱出撕心裂肺的歌谣，宛如回到了那个古老洞窟。

重新睁开眼睛，壁画依然如故。眼球适应了昏暗的光线，叶萧看清了这幅巨大的画——

画从窗口直至墙的尽头大约十米长，高度从地板直到天花板起码有三米，壁画中出现的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，而是伦敦最著名的景致——大本钟。

壁画里是泰晤士河畔的大本钟，那如梦幻般的高塔，在直耸云霄的哥特式大楼一角，威严肃穆，是一个多世纪前“日不落帝国”的象征。大钟坐落在英国的国会大厦，巨大的钟面俯瞰着伦敦的芸芸众生，就连泰晤士河也只能谦卑地悄悄流过。

几天前，叶萧还和许多国家的警官学员们一起游览了伦敦市区，大本钟自然是必到的景点。当他在国会大厦脚下仰望大本钟时，却想起了上海的外滩，那面朝黄浦江的海关大楼的大钟。

走近几步，似乎嗅到了墙壁上油彩的气味。油彩早就凝固了，浓浓的笔墨像浮雕一样镶嵌在墙上，仿佛从墙壁里生长出来。这是任何书本或图片都无法表现的，唯有直面真正的油画才能体验。

壁画太大了，靠得太近就感觉变成了一堆颜料，后退几步才重新看清全貌。整幅画的色彩偏暗，笼罩在一片夜色中，周围星星点点亮着灯光，原来是泰晤士河的夜景。在高高的钟楼顶端，是一片混沌的紫色天空，再往上是满天星斗的宇宙，它们以奇怪的方式排列着，仿佛螺旋一样扭转上升，在最顶端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苍穹，笼罩着下面的世界。

房间太暗了，看不清最上面的部分。突然房里亮起一盏灯，是院长大人打开的。叶萧循着灯光，往壁画顶端定睛看去，才发现在漩涡般的宇宙苍穹中央，竟有一扇小小的旋转门！

旋转门？

眯起眼睛靠近了几步，确实画着一扇旋转门，但又和平常在酒店门口见到的不太一样，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述这种特别。这扇门画得栩栩如生，似乎正在旋转之中，还有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徘徊。

这种奇怪的感觉持续了几秒，画里的旋转门好像真的转了起来，叶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整面墙壁变成了电影院的大屏幕，壁画变成了一部彩色动画片，而那个人影正向门里“飘”进去……

叶萧喘息着靠近了墙壁，伸手向壁画顶端摸去，可惜天花板太高了，唯有姚明这样的高度才能触到。

突然，灯灭了，房间恢复了昏暗，再也看不清那扇旋转门了。

还是院长大人把灯关掉的，伸手把叶萧拉了回来。叶萧回过神来，茫然失

措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院长的面孔在昏暗的光线下毫无生气：“这就是我们保留这个房间，不让其他人进来的原因。”

叶萧使劲转着自己的脖子，觉得要不是院长拉了他一把，他就要冲到壁画的旋转门里去了：“没错，这幅画实在太令人震撼了，没人愿意毁掉它。”

“更重要的是，它具有毁灭一个人的力量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院长语气凝重地回答：“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，也产生了与你刚才同样的感觉，那扇门仿佛动画片一样活了起来。”

“他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也许利用了某种视觉错觉的原理，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画里落入视觉陷阱。”

叶萧记得自己也看过这样一些画，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奇异世界，其实不过是画家故意在画里施展了一些障眼法而已：“也许世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。”

“我当时也非常震惊，为了不让其他病人受到这幅画的影响，便在他离开后把这房间封闭了。”

“他还留下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这个房间。”

叶萧没再问下去，他仔细环视了房间一圈，甚至还看了一下卫生间。里面布满了灰尘，模糊的镜子上映出叶萧的脸，好像戴着一张厚厚的面具，这张脸属于叶萧还是那个人？

尘封许久的卫生间令人窒息，叶萧立刻闪身退了出来。当他摇摇头要退出时，院长忽然说：“等一等，你还漏了一样。”

这句话把叶萧揪回到壁画前，院长指着靠墙壁的一个角落说：“就在那里！”

这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，怪不得刚才被忽略了。院长又打开电灯，叶萧蹲下身仔细看了看，墙角处居然写了几十行小字。

“那是中国字吧？”院长的声音从叶萧背后响起，“我一直看不懂这些字，几年来也没有请懂中文的人来看过，你能告诉我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叶萧半蹲着怔怔地看着这些字，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人留下来的笔迹，像

是刀痕一样留在这壁画上——准确的说是一首诗。

他用汉语缓缓念出了这首诗——

睁眼地狱

闭眼天堂

一双神秘眼

关门天堂

开门地狱

一扇旋转门

地狱

天堂

旋转门

天堂

地狱

四载之后的五月

第二十七天

大本钟

昏然睡去

黑暗中的主宰

将为我开启

地狱

天堂

旋转门

天堂

地狱

这首诗——或者说分行的汉字，就这样写在壁画的角落里，特别是最后几行像阶梯般排列着。叶萧的呼吸重新急促起来，一字一顿地念出了最后那几句话——

地，狱，天，堂，旋，转，门，天，堂，地，狱——

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叶萧的眼睛里，他后退半步几乎坐倒在地上，整个大楼都似乎歌唱了起来：“地狱……天堂……旋转门……天堂……地狱……”

不！叶萧捂住耳朵，身体弹回到了房间另一头。

院长一把拉住了他：“到底写的是什么？”

幸好叶萧有着强于常人的意志，很快就清醒过来：“是一首中文现代诗——如果还能算是诗的话，因为它没有韵脚。”

叶萧将诗译成英文念了出来。不过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文体，再好的诗变成另一种语言都会完全变味。况且叶萧只能解释大概意思，院长听得云里雾里的。

“四年之后的5月？”院长重复刚才叶萧译过的话，“他是在2001年离开这里的，那么他画这幅画，还有写这首诗也一定是2001年，从那时算起四年之后就是2005年了。”

“对，就是今年的5月！”

不就是现在吗？叶萧感到后背一凉，似乎那个人正在壁画的某处悄悄看着他。

“四年之后的5月——第二十七天。”

院长又把这两行字连在一起念道。

“2005年5月27日！”

叶萧迅速念出这个日期，今天是5月24日，再过三天就要到了！

“大本钟——昏然睡去。”院长嘴里自言自语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壁画中的大本钟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壁画里的大本钟威严地看着他们，钟面上的时针指向10点：2005年5月27日晚上10点？

叶萧摇摇头，这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。

院长来回踱步沉吟道：“‘黑暗中的主宰’又是指谁呢？”

“也许是它？”

叶萧抬头看了看壁画顶端的螺旋形宇宙。

话音未落，一根手指竖着封住了他的嘴巴，院长极其严肃地告诫道：“不要乱说话！特别是在这个地方。”

这样的警告确实厉害，万一院长真的生起气来，把他作为精神病人，就地关在这小房间里，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

“将为我开启——地狱——天堂——旋转门——天堂——地狱。”

后半句话近似于回文诗，只是将词汇作为了单位，仿佛旋转门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，叶萧慢慢地用汉语念了一遍：“地狱天堂旋转门。”

昏暗的光线照在院长脸上，宛如棺中爬出的僵尸，似乎壁画里的门已洞开，只待他的进入：“三天之后，地狱天堂旋转门将开启，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！”

诺查丹玛斯已死，这又是谁的预言？

他在壁画里微笑。

时间，还剩下三天。

北京时间 2005 年 5 月 27 日晚上 10 点

镜头切回到上海。

“真有这样一扇门吗？”

叶萧用了半个小时，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三天前，他在伦敦郊外一家精神病院里的离奇见闻。

“地狱天堂旋转门！”

我的表兄用气声念出这七个字。他从机场直接跑到我家，把这样一个沉重话题扔给了我，明摆着是让我睡不好觉。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今年夏天来得反常的早，几个穿着清凉养眼的女生如魅影般飘过。

“你认为他留下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也许只有到坟墓里去问他了。”

“你说壁画里写的是 2005 年 5 月 27 日——不就是今天吗！”

叶萧停顿片刻说：“根据壁画上大本钟的时针位置，应该是晚上 10 点整。”

“2005 年 5 月 27 日晚上 10 点钟？”

下意识地看了看钟——时针正指向 10 点钟的位置。

现在进行时？

No——两秒钟我就反应过来了，大本钟晚上 10 点，是英国格林尼治时间，必须考虑到时差因素。

“英国与中国有多少时差？”

“让我算算。”叶萧低头想了想说，“八个小时。”

北京时间位于世界时区的东八区，而英国伦敦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则是零度经线（本初子午线）起点。格林尼治时间也就是世界时，位于东八区的北京时间要比世界时早八个小时——当你在中国准点下班胜利大逃亡时，伦敦人刚开始慢条斯理地上班（假设上下班时间一样）。

“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7日晚10点，那么伦敦就是5月27日下午2点——还有八个小时。”

“黑色星期五的晚上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。”

房间里变得异常寂静，我低头不语了片刻。突然，脑海中闪过一个女孩的脸庞。

是她？

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，翻出了今天清晨收到的那条短信——

“我在浦东机场的登机口，去伦敦的航班就快要起飞了，再见！”

格林尼治时间 2005 年 5 月 27 日

又是三万英尺的距离。

高空的艳阳直射进机舱，透过舷窗可以看到连绵的云海，不知底下是中亚细亚沙漠，抑或是辽阔的俄罗斯平原？

漫长的飞行使所有人疲惫不堪，从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到伦敦的希思罗机场，两百多人会在空中度过十几个小时。忽然，一股气流从底下袭来，空中客车巨大的机身开始颠簸。谁的咖啡杯一抖，咖啡溅到了旁边的座位上。

“哎呀，糟了！”

春雨情不自禁地用母语喊了出来。长途飞行了几个小时，刚才竟端着咖啡杯睡着了。

还好，溅出来的咖啡不多，但正好打湿了旁边老头的裤子——他只得搁下手里的IBM笔记本电脑，因为腰上绑着安全带，想站又站不起来。

春雨“Sorry! Sorry!”喊个不停，急忙抽出纸巾帮老头擦拭。幸亏咖啡已经凉了，要不然老头可真受不了。

她尴尬地看着老头，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，却不想老头耸了耸肩膀说：“Never mind.”

挨着坐了几个钟头了，彼此却没说过一句话。春雨没有随便与陌生人搭讪